



边疆史地丛书

SHIBA SHIJI

EGUO

PAOBING DAWEI

XINJ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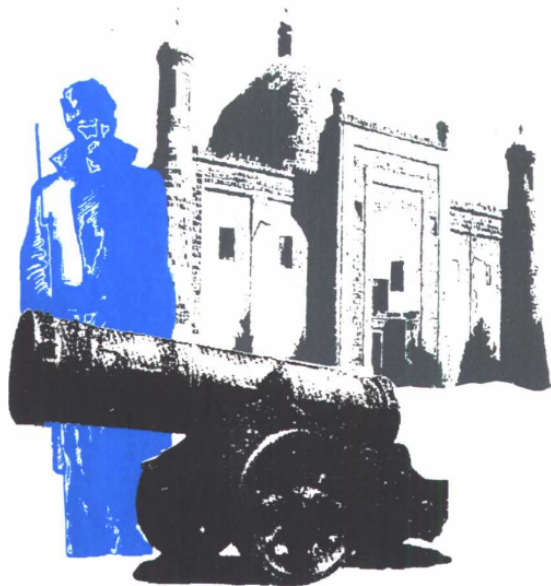
JIANWENLU

十八世纪俄国 炮兵大尉新疆 见闻录

[俄] 伊·温科夫斯基 著

[俄] 尼·维谢洛夫斯基 编

宋嗣喜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 新疆见闻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俄)温科夫斯基著;
维谢洛夫斯基编;宋嗣喜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5

(边疆史地丛书)

ISBN 7-5316-3565-8

I. 十… II. ①温…②维…③宋… III. 地方史-新疆-史料
IV.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622 号

十八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

SHIBA SHIJI EGUO PAOBING DAWEI XINJIANG JIANWENLU

[俄] 伊·温科夫斯基 著

[俄] 尼·维谢洛夫斯基 编

宋嗣喜 译

责任编辑:杨雪松

封面设计:傅旭

责任校对:耽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0.625·插页 1·字数 200 千

1999 年 8 月第 1 版·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3565-8/K·181 定价:19.50 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98年12月

序 言

为了使中亚臣服俄国，为了利用中亚的沙金并且修筑一条经过中亚前往富饶的印度的道路，彼得大帝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计划。实现这项计划应从两方面着手：在西部，从里海开始；在北部，从西伯利亚开始。皇上洞悉中亚情况，并且理解其需求。不论是在希瓦，还是在布哈拉，宫廷中那些沽名钓誉者把权力攫取到自己手中，而软弱无能的汗则成了他们手中的盲目工具；这些汗过着地地道道的凄惨已极的生活，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其领地上建立秩序和奠定和平。彼得大帝想把俄国部队派到这些徒有虚位的汗身边，用这种办法支持这些汗，使其成为自己人民的真正统治者。这真是天才的想法。派俄国近卫军去保护汗，由汗供养，这样便可恢复汗的权力，同时，亦可把汗变成俄国沙皇的顺从奴仆。从俄国方面而言，无须进行征服，也可以说，无须花费任何费用，中亚实际上便应臣服俄国。不管这项计划是多么简单，它的执行者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却未能尽到他的天职：他本人丢掉了脑袋，交给他的那支部队也被他断送了。

几乎与此同时，布赫戈尔茨也率领一支军事力量，拟深入东突厥斯坦（亦译东土耳其斯坦），抵达叶尔羌。因为据传闻，叶尔羌出产沙金。1715年，布赫戈尔茨率领一支2932人的部队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于10月份抵达亚梅舍沃湖，并在那里建起一

座要塞，但却不敢继续前进。12月25日*（公历为1716年1月5日），他遭到策凌敦多布统率的准噶尔卡尔梅克人一支强大部队的袭击。卡尔梅克人被从要塞击退，损失惨重，他们只能对要塞进行重重封锁，切断了这支部队同托博尔斯克的联系。他们建议布赫戈尔茨体面地返回。托博尔斯克派出一支俄国部队去救援被围困者，带去食品和2万卢布的钱款，但这支部队在科里亚科夫亚尔这个地方被卡尔梅克人打败，全部被俘。尽管如此，布赫戈尔茨仍在亚梅舍沃要塞坚持了3个月有余。虽然要塞里发生了炭疽病，每天吞噬20~30名士兵的生命，但这支部队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只是在被围困者的数字缩减到700人时，布赫戈尔茨才决心退却，并且事先把要塞毁掉。卡尔梅克人没有妨碍退却。

II

作为这次远征的结果，我国出现了一条额尔齐斯河防线。1716年夏天，布赫戈尔茨在鄂木河南岸建立了一座要塞——鄂木斯克，而斯图平中校则在1718年建立了塞米巴拉金斯克。

这两次拟在中亚占据稳固地位的尝试均遭到彻底失败，然而这并未中断彼得大帝对中亚的心愿，弗洛里奥·别涅韦尼率团访问布哈拉和利哈廖夫少校考察额尔齐斯河上游二事便可证明这一点。只是由于要操劳另外一些急事，彼得大帝才不得不暂时放弃采取坚决措施，没有去挽回在中亚的败局。

20年代初，关于中亚的问题重又提了出来，其原因如下：西伯利亚首脑认为必须同卡尔梅克人建立联系，以恢复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其实是被可悲的误会中断的，因为当时我们既不愿同卡尔梅克人作战，也不愿与之敌，看来我们当时并不知

* 此系俄历，转换成公历时，18世纪加11天，19世纪加12天，20世纪加13天，按此规律，1715年12月25日加11天为1716年1月5日。本书内的日期均应加11天，即为通用的公历日期。——译者

道我们所感兴趣的叶尔羌是在卡尔梅克人控制之下。同卡尔梅克人建立联系的另一个原因也并非不重要：在同布赫戈尔茨冲突时有近五百名俄国人被他们俘获，现在应要求释放这些俘虏。往来关系虽然得到恢复，然而又造成新的误会。不过这一次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后果，起码在外交方面是这样；而在科学方面甚至得到极为珍贵的结果，这便是温科夫斯基的日记及其同伴们的其他著作。

新的误会是指什么呢？我们尽力照我们对这件事的领会来解释这些误会。我国哥萨克征服西伯利亚之后，西伯利亚各督军的贪欲已经根深蒂固，后来的几任总督也继承了这种贪欲，这就是使异族人的新臣民接受沙皇的统治。1621年，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从准噶尔迁徙到西伯利亚边境。卡尔梅克人的突然出现使督军们大为吃惊，这时督军们向卡尔梅克人派出使者，以便侦察他们的实力和常驻地点。可是这些使者一开头便要求卡尔梅克人臣服俄国，为此，这些使者几乎付出生命代价。^①

在布赫戈尔茨远征准噶尔卡尔梅克人之后，我们不得不特别留心，于是产生了使他们臣服俄国的思想。这个想法是来自彼得堡，还是来自西伯利亚，已无从查考。然而应该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西伯利亚当局的意图。1719年，利哈廖夫少校沿额尔齐斯河旅行回来之后，派遣哥萨克头领伊万·切列多夫为使，去觐见琿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递送“咨文”。“咨文”直接暗示称臣，并以伏尔加河卡尔梅克汗阿玉奇为例。切列多夫胡乱许诺，意欲使策妄阿喇布坦称臣。切列多夫在这件事情上越权多少，已经很难说清，因为他本人在返回途中死于托博尔斯克，卷宗中没有留下他的任何报告。

① 菲舍尔：《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第317～318页。

当时准噶尔卡尔梅克人正欲征服蒙古人，也许还要征服中国本身，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称臣之事，不过策妄阿喇布坦对这件事的看法却很实际。切列多夫叫他放心，答应保卫他抵抗中国人，因为这时卡尔梅克人正同中国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答应帮他征服蒙古，哪怕只征服喀尔喀也好，“如同蒙古特人归服阿玉奇汗一样”；答应用俄国军队帮助他。对策妄阿喇布坦而言，这几项许诺很有吸引力，使他经受不住如此轻而易举便可在中亚占据首位的诱惑。游牧者关于称臣的概念同我们的概念相去甚远。对他们来说，称臣通常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往往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说这次称臣谈判未获成功，那只是因为策妄阿喇布坦想在称臣之前先得到反抗中国人的军事援助，也就是说，想自己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得到明显好处；此外看来还因为卡尔梅克人疑心重重地看待我们一味强求在其领土上修建要塞的做法。如果当时称臣之事得以实现，我们在亚洲的地位比起我们现在所占据的地位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IV

称臣谈判进行得很有力。策妄阿喇布坦派出洛宗和博罗库尔干两名使者随切列多夫同行。其中前者只去见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公爵，他应请求总督允准第二名使者前往彼得堡。

关于这两位使者到来的案卷保存在莫斯科总档案馆，其标题是：

“1721年7月22日（公历为8月2日）。珲台吉的两名使者抵达托博尔斯克：博罗库尔干到彼得堡宫廷，洛宗见托博尔斯克总督，抱怨俄国边境要塞司令；求援派军队抵抗中国人；说明（珲台吉）准许在其领地寻找各种矿藏。”

利哈廖夫少校当时在彼得堡，他接到有关这两名使者的两份报告，一份是沙莫尔金从托博尔斯克寄的，另一份是韦利亚米诺

夫-焦尔诺夫从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寄的。^① 沙莫尔金的信内容如下：

“我高贵的少校先生阁下：

阁下在给卑职的命令中写道，若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向阁下报告何事，令其将信函送到托博尔斯克阁下主管部门办公室交给卑职，以便转送圣彼得堡呈交阁下。今 1721 年 4 月 18 日（公历为 4 月 29 日）韦利亚米诺夫-焦尔诺夫少校先生自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致函卑职，内称，今 1721 年 3 月 16 日（公历为 3 月 27 日）使者伊万·切列多夫自琿台吉处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同他前来者尚有琿台吉的两名使者，其中一人去觐见沙皇陛下，另一人到托博尔斯克，他们带有 6 名卡尔梅克人。因额尔齐斯河尚未解冻，春天道路不通，故彼等人员未从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前来托博尔斯克；而走旱路他们又无马匹、骆驼骑乘，因马匹和骆驼均已疲惫不堪，擦伤过重，无法骑乘，而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内马匹数量极少，他们以及护送人员无马可骑，难以启程，故他少校先生将彼等人员安置在田野，任其住在他们自带的帐篷里，并派去岗哨，但不敢允其进入要塞。少校先生向他们提供伙食和饲料，当河水解冻之后，他便立即用平底木船将彼等使者及伊万·切列多夫送来托博尔斯克。少校还写道，要向阁下报告，并将信函送到圣彼得堡，呈交阁下。几封信函装入一包，由韦利亚米诺夫-焦尔诺夫钤印，卑职现将此包信函随同本函一起呈送阁下。又，今 4 月 18 日（公历为 4 月 29 日）伊万·切列多夫自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给卑职写信称，今年，1721 年 1 月 9 日（公历为 1 月 20 日）他率其全体奉派之军役人员从琿台吉乌尔嘎出发，与他同行者尚有琿台吉的两名使者，一名去觐见沙皇陛下，

① 第 5, 6, 7, 8 张。

另一名到托博尔斯克，彼2名使者带有6名卡尔梅克人。他同上述使者于1721年3月15日（公历为3月26日）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因额尔齐斯河尚未解冻，春天道路不通，故他们未从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前来托博尔斯克；而走旱路他和琿台吉的使者又无马匹和骆驼骑乘，因马匹和骆驼均已疲惫不堪，擦伤过重，无法骑乘，而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内马匹数量极少，他和使者以及护送人员无马可骑，难以启程，待河水解冻之后，他和上述使者立即从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出发，前来托博尔斯克。”

原信上写道：阁下的忠实仆人阿夫拉姆·沙莫尔金，1721年4月19日（公历为4月30日）。 VI

韦利亚米诺夫-焦尔诺夫报告称：

“高贵的禁卫军少校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利哈廖夫先生，谨向大人报告。今年，1721年3月15日（公历为3月26日），使者伊万·切列多夫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与他同来者尚有使者两人，一人去觐见沙皇陛下，另一人去托博尔斯克拜见总督，请其准许前者去觐见沙皇陛下。3月19日（公历为3月30日），搭设好帐篷之后，卑职前去会见他们，请他们到舍下午餐。卑职询问他们，琿台吉为何事派遣他们去觐见沙皇陛下。他们对卑职答：希望大君主仁慈为怀，如同收留阿玉奇汗一样，收留琿台吉，琿台吉亦如同阿玉奇汗一样，乐于为沙皇陛下效劳；希望保护琿台吉免遭中国君主进攻，也不要让别人欺侮；希望在斋桑泊上方两条额尔齐斯河汇合处修筑城池，不要让中国皇帝的人占领。琿台吉将把俘虏、钱款和马匹悉数交还，现在俘虏、钱款和马匹正向琿台吉处一地集中。此事卑职不敢不向大人报告。前往托博尔斯克的使者主要请求准许另一名使者前去觐见沙皇陛下，当该使者获准从托博尔斯克前去觐见沙皇陛下时，他便带此消息返回琿台吉处。他尚有另一目的，即在托博尔斯克了解一下，共

俘获多少钱款、人员、马匹和其他各种物品。”

原信上写道：阁下的忠实仆人伊万·韦利亚米诺夫-焦尔诺夫，1721年3月20日（公历为3月31日）。

利哈廖夫收到两封信函之后，便将信函内容报告枢密院，当时便颁发了下述谕旨^①：

“1721年7月22日（公历为8月2日），遵奉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沙皇、大公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谕旨，谨致国家首相、勋章获得者、外交院大臣、伯爵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和国家副首相、副大臣、勋章获得者、三级文官、男爵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及其同僚： VII

本月，7月14日（公历为7月25日），禁卫军少校利哈廖夫在其呈枢密院的奏章中写道：本月，7月11日（公历为7月22日），禁卫军大尉沙莫尔金自托博尔斯克和少校韦利亚米诺夫-焦尔诺夫自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给他写信称：利哈廖夫在托博尔斯克期间，曾派遣哥萨克头领伊万·切列多夫及其同伴去觐见卡尔梅克领主琿台吉，以讨还在亚梅舍沃湖畔和其他地方所蒙受的损失，商谈照旧结盟通商事。该伊万·切列多夫已于1721年3月15日（公历为3月26日）返抵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同他前来者尚有琿台吉的两名使者，其中一人去觐见沙皇陛下，另一人去托博尔斯克拜见总督，他们二人尚带领6名卡尔梅克人。他们为何事而来，从几封信函中便可看出。少校利哈廖夫已将信函抄件呈交枢密院。本月，7月21日（公历为8月1日），遵奉陛下谕旨，枢密院听取该奏章及所送之信函抄件之后，相应命令：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公爵在托博尔斯克应对琿台吉派来的上述使者以礼相待，令其在诸方面均感满意；使者中应来圣彼

① 第3, 4张。

得堡者，应送其前来，向他及其随行人员提供路费、伙食费和驿马费，向其提供车辆和护送队，令其对诸事均感满意；应准另一名使者返回瑯台吉处，亦应照此令其满意；要致函瑯台吉，由该使者带回，说明他派去觐见沙皇陛下的使者受到礼遇，对诸事均感满意，业已出发上路，同时，应将被俘人员和官款诸事的确实情况通知他瑯台吉。陛下谕令枢密院行文外交院，将此事告知您，国家首相、勋章获得者、外交院大臣、伯爵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国家副首相、副大臣、勋章获得者、三级文官、男爵彼得·帕夫洛维奇及其同僚；关于此事，枢密院已向西伯利亚总督颁发谕旨，为确切了解情况起见，已将呈交枢密院之上述信函抄件之抄件随本谕旨一并发去。

VII

秘书官 伊万·波兹尼亚科夫

录 事 伊万·巴拉诺夫”

与此同时，使者博罗库尔干及其“随行人员 4 人”同中尉列昂季·加拉霍夫、中士 1 人、通事 1 人和士兵 7 人于 6 月 2 日（公历为 6 月 13 日）从托博尔斯克出发上路，前往彼得堡。

“从托博尔斯克至圣彼得堡，向该使者及其随行人员提供 10 辆驿车，向中尉、中士、士兵和通事提供 12 辆驿车，共计提供 22 辆驿车。从该使者到来至本年 9 月 1 日（公历为 9 月 12 日）他在路上行走期间，每天发给他 1 格里夫纳*，发给他的随行人员每人 2 戈比伙食费用，每天发给每人 3 俄合**葡萄酒、2 俄升***啤酒。该葡萄酒和啤酒均以托博尔斯克售价折半支付现金，1 维德罗****葡萄酒以 1 卢布计，1 维德罗啤酒以 1 格里夫纳计，因

* 1 格里夫纳（гривна）等于 10 戈比。——译者

** 1 俄合（чарка）等于 0.123 升。——译者

*** 1 俄升（кружка）等于 1.23 升。——译者

**** 1 维德罗（ведро）等于 12.3 升。——译者

为其他城市售价比西伯利亚低廉。使者切列多夫于托博尔斯克猝然死去。”^①

使者抵达彼得堡后，受到陛下亲自接见。

“1721年9月6日（公历为9月17日），卡尔梅克琿台吉使者博罗库尔干抵达大君主沙皇陛下处，受到沙皇陛下接见。该使者于本月，9月6日（公历为9月17日）在枢密院将琿台吉致大君主的咨文呈递给沙皇陛下。沙皇陛下站在华盖之下。沙皇陛下命令国家首相、勋章获得者、外交院大臣、伯爵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从使者手中接受该咨文。咨文呈递之后，使者向沙皇陛下鞠躬行礼，并代表琿台吉向沙皇陛下表示祝贺，同时向沙皇陛下申明，他，使者，还应就某些事情转达琿台吉的口头命令。沙皇陛下命令把咨文译出，谕令几位大臣到使者那里听取口头命令，谕令在咨文译出和听取琿台吉的口头命令之后，向他大君主奏报。

IX

这时，该使者代表琿台吉向沙皇陛下宣布礼品：绿色锦缎一匹、浅黄色锦缎一匹、中国黑缎一匹。之后使者被送到宾馆歇息。接见时陪同沙皇陛下的有：元帅、勋章获得者、特级公爵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国家一级文官、海军元帅、勋章获得者、伯爵费奥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彼得·沙菲罗夫，俄国特级公爵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孔捷米尔，二级文官、大臣、勋章获得者、公爵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多尔戈鲁科夫；各院大臣：三级文官、伯爵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穆辛-普希金，公爵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三级文官安德烈·阿尔捷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办公厅高级文官斯捷潘诺夫先生，禁卫军少将马秋什金，准将德米特里·马莫诺夫先生，准

^① 第9，10张。

将萨尔特科夫先生，团长兼禁卫军大尉韦利亚米诺夫-焦尔诺夫先生；枢密院官员：秘书官波兹尼亚科夫先生，秘书伊万·莫尔恰诺夫和伊万·拉里奥诺夫。使者向沙皇陛下说的话由托博尔斯克派来的通事费奥多尔·米龙之子·普洛特尼科夫传译。”^①

根据我国当时通事的译文，珲台吉的“咨文”内容如下：^②

“圣明的大白君主陛下：

首先祝您大君主康泰，并报告如下。

贵国边境要塞司令奉您大君主谕旨，对吾等横加欺凌。吾曾屡次遣使，但要塞司令均不准使者去觐见您大君主，致使这些使者又返回吾处。您大君主有旨，你我之间发生之纠纷，应通过使者往来，和睦查处，如同以前卡尔梅克诸台吉曾和睦友好相处那样。我们目前亦应如此相处，互相保护，对此，您大君主已向贵国臣民重申，决不许制造任何大小纠纷，产生敌对行动，而要平安相处。伊万·切列多夫携带您的这道恩旨和言词来到吾处，吾虽曾怀疑他是否真受您派遣而来，但今蒙您大君主降恩，仁慈允诺，予以收留，吾甚欣慰。您大君主钦派之使者在吾处耽搁有日，乃因吾对他不信任之故。此外，尚有另一原因，即中国阿木古朗汗^X派大军攻打吾等，为此，吾只得留住该使，以便该使能向您大君主报告吾等之真实情况。既然您大君主允诺对吾降恩，予以收留，则如今请您切莫置吾于不顾，应以军队相助，保卫吾等免遭中国汗之侵袭。若您大君主能分两路或三路派遣大军，吾亦将出兵向他[•]进攻。此举将产生各种良好结果。尚有一事，请求您大君主：若吾之臣民逃往贵国，请您下令不要收留；若您大

① 第11~13张。

② 第23~25张。

* 指清康熙皇帝。——译者

** 同上。——译者

君主之臣民逃到吾之兀鲁思，吾亦不会收留，将予以遣回。曾沿喀喇鄂木河至鄂木博河（您大君主在此建有要塞）划过边界，您的臣民曾越过此界，因此你我之间产生纠纷，这是因为吾不知道之故。吾今已知道您的这些臣民前来只是为了寻找各种矿藏，即金矿、银矿和铜矿，为此，吾现在允许彼等人员在吾之土地溯额尔齐斯河向上行驶，寻找矿藏。吾今请您像对阿玉奇汗垂恩那样，对吾垂恩，吾将十分欣慰。对吾之种种请求，望您颁旨下令，尽快对吾予以回答。关于吾之兀鲁思人员拿获贵国之人员和金钱财物，今遵照您大君主之谕旨，吾已派专使去见托博尔斯克大贵族，望他能将总共拿获多少^①之清单送达吾处，待吾查清之后，便送往贵国边城。吾之使者尚有吾之口头命令须向您大君主报告。随此呈上绸缎三匹。”

XI

这之后补充道：

“咨文上盖有朱红印章，表示他的标记或记号。”

“该咨文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721年9月6日（公历为9月17日）由琿台吉使者博罗库尔干口诵，由托博尔斯克派来的通事费奥多尔·米龙之子·普洛特尼科夫口译，由翻译穆尔塔扎·捷夫克列夫译出。”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曾对此信进行翻译，其译文如下：

“谨向圣明的大白沙皇报告：

首先祝愿康泰。吾曾屡次遣使，报~~告~~因边界要塞司令任意胡为而引起之纠纷，但吾之使者均被一一~~阻~~拦。伊万·切列多夫前来此间报告称，大白沙皇得悉吾之使者~~遭~~阻之后，曾颁谕旨曰：纠纷之事，双方不应通过战争，而应通过使者予以查处；望吾等应同厄鲁特以前之统治者一样，遵循旧例，和睦相处；相互之间

① 草稿为：都拿获了什么。

较前更应彼此多加保护，以免遭大小敌人侵犯，吾等应和睦友爱相处。（有关此等情事大白沙皇）在那边已向自己臣民严加宣谕，大白沙皇对此间之谕令亦正是如此。得悉（大白沙皇）洞察所有其他情况，并仁慈看待之，吾甚欣慰。使者被迫滞留之原因是：正当吾人无法了解沙皇谕旨之文意时，^① 阿木古朗汗向吾施以兵威，遣大军来犯，吾欲让（使者）知道此情之后返回，故（他）又耽搁一些时日。今大沙皇谕令曰：‘吾等应依旧例，和睦相处’，‘吾等要仇视任何敌人’。根据这道谕旨，如沙皇能分两三路派遣大军，吾亦随之出兵。吾以为，大体而言，此举对诸事均有裨益。此（信）之后，若有叛逃者逃往（贵方），不管数量多寡，均请遣还于吾；若那边（即从俄国方面）有人逃来，吾亦将交出。（双方）经谈判之后，曾在喀喇鄂木河和鄂木博河汇合处砍树（为界），吾不知此情，故引起争端。今吾既知悉，故依照谕旨，欲溯额尔齐斯河而上去寻找金、银矿者，现在岂不可以去找？若您能对此报告迅速作复，吾将感到欣慰，认为此系（大白沙皇）对吾如同对阿玉奇汗一样怀有盛情。确信，根据大白沙皇谕旨，应通过使者调查并接受相互发生纠纷时掠走之人员、银子和一应物品，（为此），吾已派（自己）人去见托博尔斯克大贵族。关于此事及其他各种情况，使者将口头报告。送上绸缎三匹为礼。”

〔策妄阿喇布坦致彼得一世的原信系用托忒文写成，现将其汉译文刊载如下，以供对照研究。〕

大察罕汗陛下知照。谨向陛下问候安康。

吾曾多次遣使，报告由边境村民习俗引起之纠纷，但使者均被阻挡。大察罕汗闻知此事之后，下诏曰：彼此之间如发生纠纷，无须动用武力，而应通过交换使者予以调解；如同厄鲁特以

① 若按当时惯例，发去之国书用鞑靼文写成，则可能无人能够读懂。